

五

倫

書

五倫書卷之十五

君道

善行

用賢

黃帝得蚩尤明乎天道。得大常而察乎地利。得  
奢龍而辨乎東方。得祝融而辨乎南方。得大  
封而辨乎西方。得后土而辨乎北方。得六相  
而天地治。神明至。

唐堯之時。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

音類。敷。音魚。開。攸。斨。斨。斨。斨。斨。斨。

禱

桃音行

大臨龍降

戶江反

庭堅仲容叔達謂之

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

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此十六人

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堯未之舉舜既攝位

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

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內平外成

商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

宅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

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初置二相。以伊尹仲虺為之。

周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  
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庶獄。庶慎。文王罔敢  
知于茲。○脩和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閔  
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  
威。咸劉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

德

成王以周公輔政。曰：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毖祀，王曰：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康王以畢公保釐東郊。曰：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宣王元年，以召穆公為相，秦仲為大夫，用樊侯仲山父，尹吉父，程伯休父，虢文公，申伯，韓

侯顯父南仲方叔張仲之屬並為卿佐。吳集  
北民。是歲西戎殺秦仲。王命南仲召虎方叔  
吉父。征定西戎。復先王境土。王化復行。歸  
中興

列國。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  
借善書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與之。至  
單父。使書。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  
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去。歸以告魯  
君。魯君曰。子賤苦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

也。乃命有司毋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

治。

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之不鳴。寡人之任也。國家之不乂。朝廷之不治。與諸侯交不得志。子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子產治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餓人。

齊桓公以管仲為仲父。有司請吏於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以告仲父。若是。

者三。在側者曰。一則告仲父。二則告仲父。易  
我為君乎。公曰。吾未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  
曷為其不易也。故王者勞於求人而佚於得  
賢也。

威王與魏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有寶乎。  
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國小也。尚有徑  
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柰何以  
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所以為寶  
與王異。吾臣有檀子者。使守南城。楚人不敢



為寇。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吾臣有盼子者。使守高唐。則趙人不敢東漁于河。吾吏有黔夫者。使守徐州。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者七十餘家。吾臣有種首者。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此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魏王慚。不懌而去。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將車至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牛何以肥。對曰。臣飲食。

之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與語大悅而任之。政。漢高帝既平楚。置酒雒陽南宮。曰。通侯諸將皆言。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陛下使人攻城畧地。因而與之。與天下同其利。項羽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帝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

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餽餉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為我禽也。群臣悅服。○帝為趙王如意置貴彊相。乃徙御史大夫周昌為之。既久。帝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歟。視符璽。御史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堯為御史大夫。

文帝時張釋之為謁者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帝曰。卑之母甚高論。今今可行也。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間事。秦所以失。漢所以興者。帝稱善。拜釋之為謁者。帝幸虎園。就車召釋之。驂乘徐行。行問釋之秦之弊。具以質言。至宮。帝拜為公車令。

宣帝在民間。知百姓苦吏急。聞河南丞黃霸持法平。乃召以為廷尉。正數決疑獄。庭中稱平。

三國蜀先主既得益州。大饗士卒。自領州牧。以諸葛亮為股肱。法正為謀主。關羽、張飛、馬超為爪牙。許靖、糜竺、簡雍為賓友。董和、黃權、李嚴等本劉璋之所授用也。吳壹、費觀等又璋之婚姻也。彭萊、文璋之所排擯也。劉巴者。宿昔之所忌恨也。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

晉武帝時。并州刺史王廣言劉宣於帝。帝召見。嘉其占對。因曰。吾未見宣。謂廣言虛耳。今見。

其進止風儀真所謂如珪如璋。觀其性質足能撫集本部。乃以宣為右部都尉。特給赤幢。曲蓋。蒞官清恪。所部懷之。

元帝始以琅邪王徙鎮建康。吳人不附。會三月上巳。帝觀禊乘肩輿。具威儀。王道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顧榮賀循覘之。驚異。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曰。顧榮賀循。此土之望。若引之以結人心。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百姓歸心。帝後容謂導曰。卿

吾之蕭何也

唐太宗初即位。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自專庶務。不任群臣。以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不亡何待。陛下誠能擇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其成敗。何憂不治。帝善其言。擢為侍御史。○貞觀五年。詔百官言得失。時馬周客中郎將常何家。何武人不涉學。周為條二十餘事。皆當世所切。太宗

怪問何何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馬周教臣言之。客忠孝人也。帝即召之間。未至遣使者四輩敦趣。及謁見。與語大悅。詔直門下省。明年拜監察御史。

玄宗方躬萬機。朝夕詢逮。他宰相畏帝威。決皆謙憚。唯獨姚崇佐裁決。故得專任。崇病疴移告。凡大政事。帝必令源乾曜就咨焉。乾曜所奏善。帝則曰。是必崇畫之。有不合。則曰。胡不問崇。帝欲崇自近。詔徙寓四方館。日遣問。



食飲起居。高醫尚食踵道。崇以館局華大。不敢居。帝使語崇曰。恨不處禁中。此何避。○開元四年。以廣州都督宋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命馳驛詣闕。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婦訴於帝。帝嗟歎良久。益重璟。○十三年十一月。帝東封還。至宋州。宴從官。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餼牽之外。一無他物。魏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

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  
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置之座隅。如三人者  
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  
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  
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於是以丘為尚書  
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二  
十一年。帝以蕭嵩韓休共輔政。嵩寬博多可  
休峭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盡。帝嘗獵苑  
中。或大張樂。稍過差。必視左右曰。韓休知否。

已而疏輒至嘗引鑑默不樂左右曰自休入  
朝陛下殊瘦於舊帝曰吾雖瘠天下肥矣且  
嵩每啓事必順旨我退而思天下不安寢休  
敷陳治道多訐直我退而思天下寢必安吾  
用休為社稷計耳非為身也

代宗以太常卿楊綰為中書侍郎綰性清簡  
儉素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  
之減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驕從  
甚盛即日省之止存十騎中丞崔寬第舍宏

侈。亟毀撤之。帝方倚綰釐革弊政。會綰疾卒。帝痛之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綰之速也。

德宗時陸贄為翰林學士。上所親信。居艱難中。雖有宰相大小之事。上必與贄謀之。時謂之內相。

憲宗每有詢訪於翰林學士李絳。絳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倖臣吐突承璀寵方盛。忌其進。陰有毀短。帝乃黜承璀。淮南

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封高邑男

文宗開成中以狄兼謩為御史中丞帝曰御  
史中丞朝廷紀綱一臺理則朝廷理朝廷理  
則天下理無曠厥職兼謩奏曰凡天下有礙  
法不得中道事臣盡得以彈奏帝曰大抵以  
顧望畏忌為心者自失職業卿梁公之後將  
嗣家聲不可不留意

宣宗時令狐綯遷翰林學士承旨夜對禁中

燭盡帝以乘輿金蓮華炬送還院吏墜見以  
為天子來及綯至皆驚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輔政十年

宋太祖謂宰相曰深嚴之地當待宿儒處之范  
質等對曰竇儀清介重厚然已自翰林遷端  
明矣太祖曰非斯人不可處禁中卿當諭以  
朕意勉令就職即日再入翰林為學士

太宗器重寇準嘗曰朕得寇準猶唐文皇之  
得魏鄭公也準為虞部負外郎言事召對稱

旨。帝謂宰相曰。朕欲擢用寇準。當授以何官。宰相請用以開封府推官。上怒曰。此官豈所以待準者也。宰相請用以為樞密直學士。帝沉思良久曰。且使為此官可也。○呂端為相。清靜簡易。帝戒大臣。凡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奏聞。

真宗咸平初。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李沆。以本官平章事。監脩國史。改中書侍郎。會契丹犯邊。帝北幸。命沆留守京師。肅然。○畢士安拜

叅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士安頓首。帝曰朕倚卿以輔相。豈特今日邪。○王旦拜平章事。兩府凡有大事。帝曰曾與王旦議否。旦以為可。即可。其委任如此。

仁宗慶曆三年。用諫官歐陽脩之言。以范仲淹。叅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帝方銳意太平。責成輔相。命弼主北事。仲淹主西事。○帝以富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帝微覘知之。以



語學士歐陽脩曰。古之命相。或得諸夢卜。豈  
若今日人情如此哉。脩頓首賀。○呂夷簡為  
司徒。章獻太后臨朝十餘年。天下晏然。夷簡之  
力為多。其後雖數為言者所詆。帝眷倚不衰。  
神宗即位。首擢司馬光為翰林學士。光力辭。  
不許。帝曰。古之君子。或學而不文。或文而不  
學。惟董仲舒揚雄兼之。卿有文學。何辭。光曰。  
臣不能為四六。帝曰。如兩漢制誥可也。光曰。  
本朝故事不可。帝曰。卿能舉進士取高等。而

云不能四六何也。光趨出。帝遣內臣至閣門。強光受告拜而不受。趣光入謝。曰：帝坐以待公。光入至廷中。以告置光懷中。不得已乃受。○名趙抃知諫院。故事近臣自成都還將大用。必更省府。不為諫官。帝曰：用趙抃為諫官。賴其言爾。苟欲用之。何傷。擢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以張方平代吳奎叅知政事。方平力辭。帝曰：卿應三朝。無所阿附。左右莫為先容。可謂獨立傑出矣。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

辭○呂公著以疾丐去位。除資政殿學士。定州安撫使。俄永樂城陷。帝臨朝歎曰。邊民疲弊如此。獨呂公著為朕言之耳。徙揚州。加大學士。將立太子。帝謂輔臣曰。當以呂公著司馬光為師傅。

哲宗以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存宰臣之上。一月兩赴經筵。六日一朝。因赴都堂議事。彥博凝簡莊重。顧盼有威。事四朝。更二府。為將相五十餘年。英傑之譽聞于四夷。○元祐元

年。呂公著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司馬光同心輔政。推本先帝之志。凡欲革而未暇。與革而未定者。一二舉行之。民歡呼鼓舞。咸以為便。光薨。帝獨委之當國。

孝宗隆興元年。胡銓為起居郎。帝曰。近日除臺官外。議如何。銓曰。外人鼓舞。謂陛下得人。帝曰。卿與王十朋皆朕親擢也。○乾道三年。寔允文除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會吳璘卒。議擇代。帝諭允文曰。吳璘既卒。汪應辰恐

不習軍事。無以易卿。凡事不宜效張浚迂闊。軍前事。卿一一親臨之。即拜資政殿大學士。四川宣撫使。尋詔依舊知樞密院事。周必大為敷文閣待制兼侍讀。權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帝勞之曰。卿不迎合。無附麗。朕所倚重。遂除兵部侍郎兼太子詹事。尋拜右丞相。寧宗舊聞朱熹名。恨不得熹為講官。即位召待制兼侍講。熹至。首論經權常變之道。次言為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

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帝嘉納之熹辭待制帝手札卿經術淵源正資勸講次對之職勿復牢辭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

理宗召真德秀為翰林學士魏了翁直學士二人入對帝迎謂曰卿去國十年每切思賢德秀以大學衍義上進因言于帝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天厭夷德久矣陛下倘能敬德以迓續休命中原終為吾有若徒

以力求之而不反其本天意難測臣實憂之  
了翁入對言事剴切反覆利害之端至漏下  
四十刻乃退帝皆嘉納之

元太祖命闍里畢與皇太弟國王分撥諸侯王  
城邑諭闍里畢曰漢人中若王檝宣撫者可  
任使之遂以前職兼判三司副使後又命省  
臣總括婦附工匠之數將俾大臣分掌之大  
師阿海具列諸大臣名帝曰朕有其人偶忘  
姓名良久曰得之矣舊人王宣撫可任是職

遂命檝掌之

世祖至元初旭烈兀遣伯顏入奏事世祖見其貌偉聽其言厲曰非諸侯王臣也其留事朕與謀國事恒出廷臣右世祖益賢之勅以中書右丞相安童女弟妻之至元二年拜光祿大夫中書左丞相諸曹白事有難決者徐以一二語決之衆服曰真宰輔也○帝嘗命書記劉秉忠擬議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條上祖宗舊典參以古制之宜於今



者帝善之。詔下之日，綱舉目張。一時人材咸見錄用。時秉忠猶未有官稱，遂授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事。○至元十七年，加竇默昭文館大學士。默為人樂易平治，未嘗評品人物。與人居溫然，儒者也。至論國家大計，面折廷諍。人謂汲黯無以過之。帝嘗謂侍臣曰：朕求賢三十年，惟得竇漢卿及李俊民二人。又曰：如竇漢卿之心，姚公茂之才，合而為一，斯可謂全人矣。○二十六年，皇孫出鎮懷孟。

帝為選老成練達舊臣護之。乃以屬太子家丞王倚。陸贄。帝目之良久。謂侍臣曰。倚脩潔人也。左右皇孫得人矣。及行營幕所在軍政肅然。○二十八年。帝欲用翰林學士承旨。不忽木為丞相。固辭。帝曰。朕過聽桑哥。致天下不安。今雖悔已無及矣。朕識卿幼時。使卿從學。政欲備今日之用。勿多讓也。不忽木曰。朝廷勲舊齒爵居臣右者尚多。今不次用臣。無以服衆。帝曰。然則孰可。對曰。太子詹事完澤

可向者籍沒阿合馬家。其賂遺近臣皆有簿籍。唯無完澤名。又嘗言桑哥為相必敗國事。今果如其言。是以知其可也。帝曰然。非卿無以任吾事。乃拜完澤右丞相。不忽木平章政事。

仁宗初即位。拜李孟中書平章政事。進階光祿大夫。推恩其三世。且諭曰。卿朕之舊學。其盡心以輔朕之不及。後孟以貴戚近臣惡其不便於已。而心服其公。嘗因間請乞解罷政。

權避賢路。帝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朕與卿相與終始。自今其勿復言。○帝責成監學。拜劉賡為集賢大學士兼國子祭酒。吳澄為司業。皆欲有所更張以副帝意。

文宗天曆初，開奎章閣，首擢揭傒斯為授經郎，以教勲戚大臣子孫。帝有諮訪，必稱旨。中書每奏用儒臣，必問曰：其才何如？揭曼碩嘗進太平政要策。帝以示臺臣曰：此朕授經郎揭曼碩所進，其見敬禮如此。

國朝吳元年。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太祖諭之曰。天下紛爭。所謂豪傑有三。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固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項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

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景從。臣本蠻邦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太祖曰。夫能不質禍於生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地近廣東。用是特授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輿也。卿令名已著。尚懋脩厥德。以輔我國家。太宗永樂六年七月壬子。武臣有言。黃福不宜。

復授重任者。先時福以行部尚書坐事謫為辦事官。未幾復其官。命隨成國公理公務。故武臣以為言。

太宗曰。福才不逮爾耶。對曰。此建文舊臣。且近有過。

太宗諭之曰。君臣相與在推誠。不可畜疑。唐太宗為君。王珪魏徵初皆仇怨一體。委任之。不疑。兩人終能盡心輔政。知無不言。尉遲敬德亦仇敵也。既獲而用之。便得其死力。皆太宗

有至公之量。故能得此。今朕用人無間新舊。惟賢才是用。何嘗存一毫私意。有過者必體情容之。有才者必推誠任之。上能推誠則人樂盡力。若或畜疑則人苟圖免責。誰肯盡心。爾自今慎之。勿復妄言。○十二月己酉。召廣西祿州判官湯宗至。陞大理寺右寺丞。或言宗在建文中為北平按察僉事。嘗奏按察使陳瑛受潛邸賞賜者。

太宗曰。帝王惟才是使。豈當屑屑記憶舊嫌。齊



擢用管仲。唐太宗用王魏。何嘗不得其力。竟擢用之。

五倫書卷之十五

五倫書卷之十六

君道

善行

仁民

唐堯存心於天下。加志於窮民。痛百姓之罹罪。憂衆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飢。則曰此我飢之也。有一民寒。則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則曰此我陷之也。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虞舜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

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  
成功。惟殷于民。

夏禹思天下有溺者。猶己溺之。

周古公亶父脩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  
皆戴之。獯鬻戎狄攻之。欲得地與民。民皆怒。  
欲戰。古公曰。有民立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  
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在彼。何異。以  
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以私  
屬去邠。渡凍沮。踰梁山。止於岐下。邠人舉國

老弱盡歸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之仁多歸之。於是古公貶戎狄之俗。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居之。民皆歌頌其德。

文王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為池沼掘得死人之骨。文王曰。葬之。吏曰。此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國者一國之主。寡人固

其主矣。以衣棺更葬之。天下聞之。曰。西伯澤及枯骨。況於人乎。

漢高祖初入秦。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傑。謂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誅謗者族。耦語者棄市。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約法三章耳。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餘悉除去秦法。吏民按堵如故。凡吾所以來。為父兄除害。非有所侵暴。毋恐。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軍士。高祖讓不受。曰。倉

粟多不欲費民。民益喜之。

文帝元年。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阡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後元年十月。詔曰。間者數年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意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歟。何以致此。夫度田非益寡。計民未加益。而食之甚不足者。無乃百姓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

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帝在位二十三年。宮室苑囿車騎服御無所增益。有不便輒弛。以利民。

昭帝始元二年。遣使行郡國。舉賢良。問民疾苦。振貸貧民種食。秋。詔以所貸勿收責。除今年田租。

宣帝本始四年。詔曰。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經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

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成帝鴻嘉四年四月。帝以水旱為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詔遣使者循行郡國。被災什四已上。民貲不滿三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籍內。所入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

光武建武六年。詔曰。往歲水旱蝗虫為災。穀價騰躍。人用困乏。朕惟百姓無以自贍。惻然



愍之其命郡國有穀者給廩高年鰥寡孤獨及篤癯無家屬貧不能自存者如律二千石勉加循撫無令失職

晉武帝咸寧四年秋大水螟帝問主者何以佐百姓尚書令杜預曰今者水災東南尤劇宜敕兗豫等州留漢氏舊陂以蓄水餘皆決漑令饑者得魚菜螺蚌之饒此目下日給之益也水去之後填淤之田畝收數鍾此又明年之益也典牧種牛有四萬五千餘頭可給民

使耕種責其租稅。此又數年以後之益也。帝從之。民賴其利。

唐太宗嘗謂侍臣曰：國家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收。則兆庶非國家所有。朕嘗欲天下之人皆富貴。惟省徭役。薄賦斂。命比屋之人恣其耕稼。如此則富矣。敦行禮讓。使人少敬長。妻敬夫。如此則貴矣。但令天下皆然。朕不聽管絃。不從田獵。樂在其中矣。

德宗嘗問政之寬猛孰先。權德輿對曰：唐宗

承隋苛虐。以仁厚為先。太宗皇帝見明堂圖。禁鞭背。列聖所循。皆尚德教。故天寶大盜竊發。俄而夷滅。蓋本朝之化。感人心之深也。帝曰。誠如公言。

文宗太和七年正月。以去歲關輔河東旱。詔有司。曰。水旱流行。疾疫作沴。兆庶艱食。扎瘥相仍。其過在予。如關輔河東。去年亢旱。秋稼不登。今春作之時。農務尤切。若不能賑救。懼至流亡。京兆府賑粟十萬石。河中府絳州各

賜七萬石。同華陝蒲晉等州各賜十萬石。並以常平義倉物充。

五代周世宗時淮南饑。命以米貸之。或曰民貧恐不能償。世宗曰。民吾子也。安有子倒懸而父不為之解哉。安在責其必償也。

宋太祖開寶八年十一月。曹彬平江南。捷至。群臣稱賀。太祖泣曰。宇縣分割。民受其禍。攻城之際。必有橫罹鋒刃者。實可哀也。命出米十萬賑卹之。

真宗咸平元年夏四月遣使按吏民逋負于天下悉除之於是除逋欠一千餘萬釋囚三千餘人

仁宗時京師大疫帝出犀角二株付太醫局和藥賜貧民其一通天犀也內侍請留以為御帶帝曰以為朕帶孰若為藥以療民疾立命碎之○嘉祐二年初天下没入戶絕田官自鬻之至是從韓琦請募人耕而收其租別為倉貯之以給州縣郭內之老幼貧疾不能

自存者。謂之廣惠倉。以提刑領其事。歲終具出納之數。上三司。每千戶留田租百石。以是為差。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五月。兀里養合帶言賦北京車牛俱至。可運軍糧。帝曰。民之艱苦。汝等不問。但知役民。使今年盡取之。來歲禾稼。何由得種。其止之。

成宗時。江浙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田租十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

田歲輸其租。今所蠲者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是恩及富室而不及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

仁宗諭省臣曰。比聞蒙古諸部困乏。往往鬻子女於民家為奴僕。其命有司贖之。還各部。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十五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延

祐四年春正月。帝謂左右曰。中書比奏百姓  
乏食。宜加賑卹。朕默思民饑。若此。豈政有過  
差。以致然歟。向詔百司。務遵世祖成憲。宜勉  
力奉行。輔朕不逮。然嘗思之。惟省刑薄賦。庶  
使百姓各遂其生也。

國朝。

太祖皇帝吳元年正月。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  
廐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  
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



涼冒寒者思就溫燠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  
如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吾渡江開創之地  
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  
力省臣傅瓛對曰恆民王者善政。

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  
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

太祖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  
得一食雖甚粗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  
食豐美心未嘗忘之況吾民居於田野所業

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洪武元年七月。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稚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

太祖皇帝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恤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恤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其心有不歸者寡矣。苟視其困

窮而不之恤。民將憮然曰。惡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八月壬午。大將軍徐達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禮畢。侍臣進曰。自昔革命之際。多有所資。惟漢高祖取秦。起自民間。今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遁歸沙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

上諭之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皆其

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無承藉之德。不能以仁愛守之。故至於此。他日吾子孫能持仁厚之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八年正月。命中書省。令天下郡縣訪窮民無告者。月給以衣食。無所依者。給以屋舍。仍諭之曰。天下一家。民猶一體。有不獲其所者。當思所以安養之。昔吾在民間。自擊其苦。鰥寡孤獨。饑寒困踣之。

徒常自厭生恨不即死。如此者宛轉於溝壑可坐而待也。吾亂離遇此心常惻然。故躬提師旅。誓清四海。以同吾一家之安。今代天理物已十餘年。若天下之民有流離失所者。非惟昧朕之初志。於代天之工亦不能盡也。爾等為輔相當體朕懷。不可使天下有一夫之不獲也。○十七年六月。令民間立義塚。

太祖皇帝諭禮部臣曰。古者聖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朽骨。近世狃於薄俗。

親死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於水孝子慈孫之心何忍傷息敗俗莫此為甚其禁止之若貧無地葬所在官司擇近城寬閒地為義塚俾之葬埋或有宦遊遠方不能歸葬者官給舟車以歸之

永樂元年閏十一月河南南陽縣言本縣民多逃徙他縣賦役無所出乞下令捕之

太宗皇帝顧謂戶部尚書郁新等曰人情懷土誰肯樂去其鄉河南諸郡連歲水旱蝗螟饑

饑相仍。守令又鮮能盡撫綏之道。不得已舉家逃徙。自圖存活之計耳。今其鄉田廬生業必已廢棄。婦且何依。捕之徒益困之耳。所言不可聽。

仁宗皇帝為皇太子時。自南京過山東境內。遇民饑。即命布政司發粟賑之。及入見。以聞。

太宗皇帝曰。正是昔范仲淹之子。猶能舉麥舟濟其父之故。舊況百姓吾赤子乎。○

仁宗皇帝即位之初。山東布政司言登萊諸郡

今歲雨水傷麥。其累歲所逋稅乞令民以他物代輸。命戶部議所以寬貸之者。戶部以國用不足為言。

仁宗曰。君民一體。民貧豈可不恤。宜從所言。其永樂二十年以前所逋稅悉蠲之。二十一年稅令以鈔代輸。

### 重農

神農氏都於魯。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羸蜮羸。站莫江切。類切。之肉多。疾病毒傷之害。神



農以為人民衆多禽獸難以久養乃求可食之物相土地燥濕肥饒高下因天之時分地之利教民播種五穀作陶冶斤斧為耒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穀興以助果蓏實而食之。唐堯時命棄為農師棄自為兒時游戲好種樹麻菽麥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民皆法則之既為農師天下得其利堯以為有功封於郟。謚曰后稷。

漢文帝二年詔曰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

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憂其然。故今茲親率群臣農以勸之。其賜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十二年三月。詔曰。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不一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者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田租之半。

景帝後二年夏四月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女紅害則寒之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采以奉宗廟采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桑有畜積以備災害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其令二千石各脩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後三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黃金珠玉饑不可食寒

不可衣。以為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為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黃金珠玉者。坐贓為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武帝元鼎六年。詔曰。農天下之本也。泉流灌浸。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內史地名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欲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備旱也。今內史稻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命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

成帝陽朔四年。詔曰。夫洪範八政。以食為首。斯誠家給刑措之本也。先帝劭農。勸勸勉也薄其租稅。寵其強力。今與孝弟同科。間者民彌墮怠。鄉本者少。趨末者衆。將何以矯之。方東作時。其令二千石勉勸農桑。出入阡陌。致勞來之。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其勗之哉。

明帝永平四年春正月。詔曰。朕親耕籍田。以祈農事。京師冬無宿雪。春不燠沐。煩勞群司。

積精禱求。而比再得時雨。宿麥潤澤。其賜公卿半俸。有司勉遵時政。務平刑罰。

章帝元和元年。詔曰。王者八政。以食為本。故古者急耕稼之業。致耒耜之勤。節用儲蓄。以備凶災。是以歲雖不登。而人無饑色。其令郡國募人無田。欲徙他界。就肥饒者。恣聽之。到在所。賜給公田。為雇耕傭賃。種餉賞與田器。勿收租。五歲除算。三年。

唐太宗貞觀二年。謂侍臣曰。凡事皆須務本。國

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凡營衣食不失時為本。夫不失時者。唯在人君簡靜。乃可致耳。若兵戈屢動。土木不息。而欲不奪農時。其可得乎。朕所以抑情損欲。剋己自勵耳。○五年。有司上言。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上曰。今東作方興。恐妨農事。命改用十月。太子太保蕭瑀奏言。准陰陽家用二月為勝。上曰。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德義。欲求福祐。其可得乎。

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農事甚要。不可輒失。

玄宗開元十三年二月。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仍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為勸農使。○二十二年五月。帝於苑中種麥。率皇太子以下躬自收穫。謂曰。此將薦宗廟。是以躬親。亦欲令爾等知稼穡之艱難也。因分賜侍臣等。謂曰。比歲令人巡



檢苗稼。所對多不以實。故自種植以觀其成。且春秋書無麥禾。豈非古人所重也。

五代唐明宗嘗觀稼於近郊。見民有三人同挽犁者。命有司給牛三頭。因謂侍臣曰。朕遙望西南山坡之下。若群牛然。就而察之。乃貧民耦耕。朕甚憫焉。不賜之牛。無以愜朕意也。侍臣對曰。陛下憫農如此。天下必勤于稼穡矣。周世宗嘗夜讀書。見唐元稹均田圖。慨然歎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乃詔頒

其圖法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一歲大均天下之田。

宋太祖建隆二年分遣常參官詣諸州度民田。課民種植。每縣定民籍為五等。第一種雜木百。每等減二十為差。桑棗半之。男女十歲以上。人種韭一畦。闊一步。長十步。令佐以春秋巡視。○三年詔曰。生民在勤。所寶惟穀。先王之明訓也。朕以萬邦大定。漸屬於隆平。百姓為心。欲臻於富庶。永念農桑之業。寔為衣食。

之源今者陽和在辰播種資始慮彼鄉閭之內或多游惰之民苟春作之不勤則歲功之何望卿任居守土職在頒條一方之憂寄非輕萬室之烝黎是賴宜行勸誘廣務耕耘南畝東臯俾無遺利用天分地各有餘糧極其蔗蓂上平表切下音表壅養苗也之功致我倉箱之詠勉思共理別埃陟明○乾德四年詔曰五代以來兵亂相繼國用不足庸調繁興園桑柘以議蠶租括田疇以足征賦逋逃所失均出里

間致樹藝之不得勤汗菜之不敢辟虛遺地利重困生民朕歷試艱難周知疾苦四方甫定七載于茲節用愛人敦本抑末有經費未嘗加賦聞災沴即議蠲除方致小康固無重斂爰頒詔旨徧諭憂勤庶幾畎畝之間各務耕耘之業宜令所在明加告諭自今百姓有能廣植桑棗開荒田者並令只納舊租永不通檢其諸縣令佐如能招復逋逃勸課栽植舊減一選者更加一階凡爾丞黎當體朕意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詔曰民惟邦本食乃民  
天常念稼穡之艱難每慮田園之蕪廢廣興  
山澤之利大開衣食之源既庶富之未臻蓋  
勸課之猶闕宜令諸道州縣應部民有乏種  
及耕具人丁許衆共推擇一人練土地之宜  
明種樹之法補為農師令相視田畝沃瘠及  
五種所宜指言某處土田宜植某物某家有  
種某戶闕丁男某人有耕牛即令鄉三老里  
胥與農師共勸民分與曠土種蒔俟歲熟共

取其利。為農師者常稅外免其他役。民家有嗜酒捕博怠於農務者。俾農師謹察之。聞於州縣。寘其罪。以警游惰焉。所墾新田。即為永業。官不取其租。詔到宜亟行之。無或稽緩。○端拱元年。詔除耕地于朝陽門七里外。祀先農如南郊禮。以后稷配。遂親耕籍田數十步。乃止。還御丹鳳樓。大赦。改元。

真宗天禧元年十一月大雪。帝謂宰相曰。雪固豐稔之兆。第民力未充。慮失播種。卿等其

務振勸毋遺地利

仁宗明道二年春行勸農禮。帝耜耒三推禮儀使奏禮成。帝曰。朕躬耕不必泥古。願終畝以勸天下。遂耕十有二畦。明日帝親製籍田禮成詩以賜宰臣。

英宗治平四年詔曰。朕惟方今孟夏。乃農民作勞之時。比來歲少順成。今春雨澤以時。農民桑蠶穀麥種作勤勞一歲之功。併在此時。尚慮州縣閭慢之吏。覆按細罪。拘牽微文。名

呼證辨。連逮丁壯。加以興土木不急之務。留  
繫工役。理公私未償之負。監錮其身。失業數  
旬。受弊卒歲。委安撫轉運司明加勅誡。省事  
息民。無奪其時。仍令州縣吏躬親勞農。勸民  
專力致勤。務盡地力。毋或自失。以俟有秋。給  
公上奉孝養焉。其有去歲不登。今春少雨。農  
民艱食失業者。令所在郡縣速振救之。無使  
流移。以稱朕愛民厚農之意。

神宗熙寧元年。詔以孟夏農勞之時。令監司



戒飭州縣省事勸民力田。有艱食者振之。○  
七年。以時雨降。詔河北京西陝西淮南等路  
勸民趨耕。有因事拘繫者釋之。

高宗語侍臣曰。朕聞民間乏牛。皆以人耕田。  
其勞可憫。令畫以人耕田之象。置之左右。庶  
不忘稼穡艱難。

元世祖中統三年。勅禁諸道戍兵所經。及勢家  
豪右。毋縱畜牧。犯民桑棗。禾稼。違者罪之。○  
至元二十五年。詔行大司農司。各道勸農營。

田司。巡行勸課。舉察勤惰。歲具府州縣勸農  
官實迹。以為殿最。路經歷官縣尹以下。並聽  
裁決。或怙勢作威。侵官害農者。從提刑按察  
司究治。募民能耕江南曠土及公田者。免其  
差役三年。其輸租免三分之一。

仁宗即位七月。車駕將還大都。太后言於帝  
曰。今秋稼方盛。宜勿令鷹坊馳人衛士先往。  
庶免害稼擾民。帝即勅禁止之。

國朝洪武二年五月。

太祖皇帝幸鍾山歸。由獨龍岡步至淳化門。始

騎而入。謂侍臣曰。朕久不歷農畝。適見田者。冒暑而耘甚苦。因憫其勞。徒步不覺至此。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彼辛苦若是。為之司牧者。亦嘗閔念之手。且均為人耳。身處富貴。而不知貧賤之艱難。古人嘗以為戒。夫衣帛當思織女之勤。食粟當念耕夫之苦。朕為此故。不覺惻然于心也。○十二年八月遣使齎勅諭宋國公馮勝。時勝督工建周王宮殿于

開封府將以九月興役以其時民當種麥勅諭之曰中原民食所恃者二麥耳。近聞爾等有司集民夫欲以九月赴工。正當播種之時而後之是奪其時也。過此則天寒地凍種不得入土。來年何以續食。自古治天下者必重農時。朕封建諸子將以福民。今福未及施而先奪民時。朕恐小民之怨咨也。勅至其即放還俟農隙之時赴工未晚也。○十八年九月。太祖諭戶部臣曰。人皆言農桑衣食之本。然棄

本逐末。鮮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無不耕之民。室無不蚕之女。水旱無虞。飢寒不至。自什一之塗開。竒巧之技作。而後農桑之業廢。一農執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織而百夫待衣。欲人無貧。得乎。朕思足食在於禁末作。足衣在於禁華靡。爾宜申明天下。四民各守其業。不許遊食。庶民之家。不許衣錦繡。庶幾可以絕其弊也。○二十年二月乙未。躬耕籍田。遣官享先農禮。成宴群臣于壇所。

太祖曰耕籍田古禮也一以供粢盛一以勸農  
務本也朕即位以來恒舉行之惟欲使民知  
勸盡力於田畝以遂其生養非事虛文也今  
禮成與爾群臣享胙于此非徒為宴飲之樂  
正欲群臣知重農之意○二十七年三月命  
天下種桑棗謂工部臣曰人之常情安於所  
忽飽即忘饑暖即忘寒不思為備一旦卒遇  
凶荒則茫然無措朕深知民艱百計以勸督  
之俾其咸得飽暖比年以來時歲頗豐民庶

給足田里皆安。若可以無憂也。然預防之計不可一日而忘。爾工部其諭民間。但有隙地皆令種植桑棗。或遇凶歉。可為衣食之助。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

仁宗皇帝諭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農者生民衣食之原。耕耘收穫不可失時。自今一切不急之役。有當用人力者。皆俟農隙。前代蓋有不恤農事。而以徭役妨耕作。召亂亡者矣。不可不謹。

正名

周襄王時晉文公既定襄王于邲王勞之以地  
辭請隧焉王弗許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  
規方千里以為甸服其餘以均分公侯伯子  
男使各有寧宇今天降禍災於周室余一人  
又不佞以勤叔父而班先王之<sup>大</sup>物以賞私  
德其叔父實應且憎以非予一人予一人豈  
敢有愛也叔父若能光裕大德更姓改物以  
創制天下自顯庸也若由是姬姓也尚將列



為諸侯以復先王之職。大物其未可改也。予敢以私勞變前之大章以忝天下。不然叔父有地而隧焉。予安能知之。文公遂不敢請受地而還。

定王時。晉侯使鞏朔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卿士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淫酒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功。今叔父克遂。

有功于齊而不使命卿而鞏伯實來。未有職  
司於王室。又奸先王之禮。予雖欲於鞏伯其  
敢廢舊典以忝叔父。鞏朔不能對。王使委於  
三吏。禮之如侯伯。克敵使大夫告慶之。禮降  
於卿。禮一等。

列國魯定公八年從祀先公。先是魯之祭也。躋  
僖公而外。昭公不順多矣。夫僖公雖兄而閔  
公先立。則為君也。昭公制於季氏。薨於乾侯。  
不得終於正寢。既薨。又不得以時歸葬。既葬。

絕其兆域又不得同於先君而在墓道之南  
其主未得從昭穆而祔祭至是閔公僖公始  
得正其位次而昭公始得溝而合諸墓從祀  
太廟故春秋書曰從祀而傳謂從祀者何順  
祀也從祀之祀始正其禮也

漢質帝以安帝不嗣殤帝而禰和帝乃詔曰孝  
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  
孝安皇帝承龔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  
陵之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

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命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宋神宗熙寧中。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王。奉太祖後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劉攽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太祖也祖二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詔如攽議。

元太宗即位之初。耶律楚材為定儀制。謂親王  
察合台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王拜則  
莫敢不拜矣。即位之日。王率皇族及臣僚拜  
帳下。朝廷尊屬有拜禮。自是始。

國朝。

太祖皇帝建國初。命中書省定官房舍服色等  
第。諭廷臣曰。古昔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禮制。  
以辨貴賤明等威。是以漢高初興。即有衣錦  
繡綺縠操兵乘馬之禁。歷代皆然。近世風俗

相承流於僭侈閭里之民服食居處與公卿  
無異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此元之失政也中  
書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條頒布中外  
俾各有所守以正名分

五倫書卷之十六